

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

黎明大出殡

李秀峰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I 24
118-c₂

黎明

李秀峰 著



出殡

北岳文艺出版社

谨以此篇，献给我的生活在黄土塬
上为一个好梦而祖祖辈辈挣扎的父老
乡亲。

——题 记

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
所谓进步，都是建筑在我们无法忍受的
损失之上的。

——汤因比

目

录

第一章	好厉害的狼	(1)
第二章	五彩石传奇	(13)
第三章	往事不堪回首	(22)
第四章	刘四爷的故事	(38)
第五章	海子边搏杀	(53)
第六章	买尿壶的海海	(69)
第七章	既生瑜何生亮	(80)
第八章	拉屎攥拳暗使劲	(90)
第九章	解三旦夜话	(101)
第十章	突发的情恋	(108)

第十一章	大梦醒不迟·····	(121)
第十二章	破产的“掺沙子”战略·····	(135)
第十三章	巷道里的情爱喜剧·····	(145)
第十四章	永不可言语的秘密·····	(154)
第十五章	你们这些·····反复无常的男人啊·····	(162)
第十六章	男人麻烦唱大戏,女人麻烦漾大气·····	(177)
第十七章	由性爱滋生的联盟·····	(199)
第十八章	好难解的谜团·····	(213)
第十九章	终于露出了“资本主义尾巴”·····	(224)
第二十章	乳罩风波·····	(240)
第二十一章	日头爷爷淌血咧·····	(262)
第二十二章	都市悲欢·····	(276)
第二十三章	五彩石让一炮崩了·····	(289)
第二十四章	搬来救兵大反击·····	(306)
第二十五章	摔疼屁股跌肿脸·····	(319)
第二十六章	抢来的权力玩儿不转·····	(343)
第二十七章	老子要告“御状”·····	(352)
第二十八章	鲜血浸透的一天·····	(359)
第二十九章	海子边揭秘·····	(384)
第三十章	黎明大出殡·····	(399)
尾 声	《黎明大出殡》补遗·····	(406)

第一章

好厉害的狼

当时令进入初冬，老刘青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想到这个惊心动魄差点让大灰狼喝了拌汤的初夏之夜。

这个初夏之夜在一开始的时候平淡如常。

那时候天空的云被落日的余辉涂抹得火红而透亮，但青蓝色的夜幕如浓酽酽的水一样，正从每一个沟谷的深处发出似乎能听到的沙沙声向上漫溢，于是山坡的沙棘灌木林失去白天银灰色的光彩变得黑乎乎一片。从那

里正传出山鸡呼儿唤女的尖厉叫声，那叫声令人莫名其妙，猛听仿佛近在咫尺就在你的脚下，但又似乎很遥远来自另一个世界。一群远征的鸟儿们突然从头顶唰地一声飞过，很快便如抛出的黑豆一样消失在暮色之中无影无踪了。从不远处一个黑幽幽的沟谷——那儿肯定有个村子——正升腾起一缕缕淡青色的炊烟。那炊烟开始的时候根根笔直细若游丝，漫上沟谷便融入夜幕的水面之上扩散开来，一片片、一缕缕在半山腰飘荡，于是明洁清爽的空气里便有了熟悉而诱人的艾蒿、山柴那种苦涩涩的味道……

就在这时候，老刘青和他的大青骡“白梅花”，正行进在回七里河的山间小道之上。

大青骡因为额的正中长了一撮梅花状白毛才被人称作“白梅花”的。它刚刚长齐八个牙，裆阔腰细，腿长蹄圆，一身赭色毛皮密而光滑，正如待嫁的姑娘一样漂亮诱人，似二十几岁的年轻后生一样精壮有力。此刻它看着浓重的夜色正一阵紧似一阵地向它和它的主人袭来，便哗啦哗啦地抖响脖颈上一串拳头大的铜铃，昂着头而四蹄不时在山间小道的石头上敲击出火花，嗒嗒嗒加紧步子向前迈进。可身材魁梧的主人则不然，长拉拉板骨山挺的身子，此刻扭来摆去就像他中午吃下的凉粉条似的，与其说是他在迈着自己的腿走路，倒不如说是他被缰绳拽着如拖死狗一样往前挪更合适。

老刘青是喝多了！

一股山风从老刘青滚烫的胸前掠过，酒劲儿便又发作起来。他吐出一口苦涩又带酸味的水——饭食早就吐干净了，两条腿打个趔趄差点儿摔倒在地，于是他就有了一分恼意，嘟哝着骂“白梅花”：

“我说伙计，你就不能走慢点，啊？家里又没婆娘等你……有你也不行，你是个骡子，没那本事！哈哈……”

大青骡回头看了他一眼放慢了脚步，这使他很高兴，于是引出

的话头就越扯越长……

“好伙计，我知道你是个灵物……好，就这么走，再有一会儿咱们就回家了。你知道我今儿去县城干啥来着？干大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支书解三旦……你认得他，一个又干又瘦一把都能攥住的小老头。他接到乡里张书记打来的电话，说七里河成立煤炭开发公司的事乡政府研究通过了，让村里明儿……也就是今儿，派一名能言善辩办事老辣的干部，到县里去办营业执照。你猜那个解三旦听了这话咋？高兴得哮喘病发作了！他对着高音喇叭吆呼吆呼扯了半天的‘大锯’，才像快咽气的公鸡一样吼出一句话：‘好消息！全体干部……晚上都来村委会开会……’往常开会，三请六唤人也到不齐，可昨夜干部们一推饭碗就早早到了村委会。为啥？解三旦虽没说‘好消息’究竟是个啥消息，可大伙都是进了……洞房的小媳妇，要出啥好事，自个儿心里也猜个八九不离十。高兴啊！到了村委会，大伙上了炕屁股底下垫只鞋……这你就不懂了！那炕好长日子没人生火，不垫点东西准冰得你又是放屁又是跑肚拉稀。另一只鞋么……自然是放到面前磕烟锅里的火蛋啦！大伙坐那里云烟雾地熏烟等解三旦，门吱地一响……你说谁来了？妇联主人赵仙梅……就是村西翠翠她妈呀！知道了吧？这婆娘嘴头儿上那才叫骚，可你真要让她解裤带闹她一锤，她才不呢！真的，这事儿我比谁都清楚。她一进门见炕上坐得满当当的，就说：‘哎哎，给你们老娘也挪个地儿！’你听听这话！那时候我也是高兴，又不开会闲着没事，况且她按远亲喊我姐夫，俩人一见面就得逗，我就一拍大腿说：‘坐姐夫这儿！’你猜这婆娘咋？‘坐就坐，隔一层裤子你老狗想咋？’你听！你听！哈哈……她蹦上炕，真还‘咚’一下给你跌怀里了！我咧，咱也不客气，两只大手伸进她的衣襟，一下就扯住了她那两只绵膈膈软乎乎的葫芦大奶。‘哎呀！’那婆娘像是挨了一刀，‘你个老狗真要干真的哩！’她从我的怀里蹦出去，可又让别人给拉怀里了。一个

传一个，你揣我捏，搞得她连笑的力气都没有咧……我说伙计，你又走这么快！咋，不想听这话？那……咱就说正经事儿！”

老刘青将手中的缰绳在手腕儿上缠了一圈儿，身子向后仰了仰，于是“白梅花”便竖起耳朵，不情愿地喷两个响鼻，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继续听他唠叨：

“……正疯闹得吃紧，解三旦来了，大伙就住了手脚，正儿八经地开会。解三旦说完乡里的决定，问大伙谁愿去县里办手续，我就说：‘三哥，我去！’解三旦挺乐，说：‘好，这出头露面的事儿，咱七里河也只有你了。兄弟，那明儿就辛苦一趟吧！’别人一听这话也就顺水推舟都说同意同意……球，都他妈是些呆瓜！啥辛苦不辛苦，自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咱有咱的秘密呢……啥？伙计，不能告你，说出去会坏事呢！”

“今儿骑你到乡政府拿了介绍信，把你交给那个王老头……狗日的一准没把你当回事儿！你放心，我饶不了他……我坐公共汽车赶到县城，找到煤管局那个办事儿的中年汉子……不是个东西！心肠比旧社会的黑警察还黑！他先是跟我老刘青卖酸，说是看啥文件让我等。等就等，我给他掏出根‘山海关’洋旱烟——那是我花了自个儿一块八毛钱买的——让他熏，可那龟孙二指捏起看看就一扬手扔到窗外去了！妈的，嫌咱的烟不好。我跑出去到一个烟摊儿上说：给来一条好烟！我琢磨要跑好几个机关，得买一条。那个卖烟的姑娘给我拿出一条白匣匣上面画着一个红塔的烟说：‘八十。’啥？狗日的这比过去抽白面儿还贵呀！我看那姑娘老实巴交不像个诓人的，就忍疼买了。回了煤管局给那个龟孙扔了一匣匣，这才换回个笑脸。等了一阵那龟孙站起下班了，让我想等就到院子里去等，不想等就跟他回家去办。我管球你到哪儿去办！给办就行，回你家就回你家！可上了大街，他把我领到商店里去咧，说是要买洗衣机。相看了半天，掏钱的时候他对我说：‘老刘，我忘了带钱，先借

我几个如何？我想你出外办事不会不带钱吧？’老伙计这屁你也闻出点味道了吧？……我心里骂，可还得给人家陪笑脸掏钱。幸好昨天夜里大伙凑了些钱防着这一招，要不可得抓瞎。妈的一个塑料桶桶就六百多啊！唉，老伙计呀，你说我老刘青啥时候这么在人前低三下四过？那龟孙告商店说他下午来提货，跟我走了出去。我想这下该回你狗窝办事儿了吧，可他又对我说：‘老刘，时候不早了，干脆咱们就近找家饭店吃几口算了。我请客！’你请客？请你妈个那东西！还不是生法儿涮我？没法儿，到了饭店点了大鱼大虾，又花出二百多。我越想越气，就拿酒灌那狗日的，灌得他口吐血沫子冒蓝烟挺了尸才好。可那狗日的是个久经沙场的货，灌来灌去我倒是把自个儿给灌晕乎了。吃完饭又返回煤管局，这才给我办了手续。接着又跑了税务局呀工商局呀好几个机关，散出一条好烟说出几车好话才办妥贴……老伙计，你在乡政府舒舒服服呆了一天，我可是受罪了！回来的时候又让那个鬼汽车筛豆子一样摇来晃去……妈的，那个吐呀，把肚渣子都吐出来咧！我说……你别急，前面就是七里长沟的沟口，很快就到家了，咱们……歇歇再走吧……真的……”

老刘青嘴里嘟哝着，身子一趔趄跌倒在刚刚吐出草芽的弯弯山道上，很快就睡着了。

月亮猛地从一個山包的后面跃上天空，在一层薄薄的云中缓缓滑行。它似乎带着孩童般的好奇，默默地睁大眼睛注视着下面弯弯山道上那个躺着的人和站着的骡子，心里猜测着什么。夜，凉爽而又宁静。忽然，不远处的什么地方响起了猫头鹰凄厉而恐怖的叫声，一会儿在大青骡“白梅花”的头顶上便有一团黑影急速而无声地滑入山道右侧的沟谷，接着在沟谷的草丛里，便响起田鼠死前几声惊恐而绝望的尖叫。此后，这山里的夜晚又阒然无声，恢复了它原有的宁静。

大青骡“白梅花”不知站立多久了，反正它觉得比一个白天还要长。它感觉到肚子里头的肠胃在一阵紧似一阵地蠕动，而且咕噜咕噜作响让它特别难受，可这个贪杯该死的主人却仍旧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于是它用蹄子嗒嗒地刨地，用脑袋拱他，用脖颈的串铃哗啦哗啦地往醒吵他。连对面山坡上的几只山鸡都嘎嘎地惊叫了，可这个死狗一样的东西仍展秧秧地躺着一动不动。

“白梅花”似乎生气了，它一扭头，拖着那根缰绳，迈着细碎的步骤朝七里河跑去。于是静静的夜里就有了一连串悦耳的铜铃声，犹如远古时的什么精灵闯入这夜的梦乡。

“你驴日的也会有今天！哈哈……”

煤管局那个龟孙让公安局俩后生“嘎嚓”一声带上了铁镢子，嘴一扁哭得好凄惶，他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向老刘青磕头好似鸡儿啄米：“大伯呀，救救我！只有你能救我啊！”

老刘青快活地放声大笑，——这一笑笑醒了，原来做了一个梦！

“日他妈！”老刘青为没来得及扇那龟孙几个响兜嘴就醒来而深感遗憾，“迟不醒早不醒，偏偏那个骨节眼儿上醒！”他嘟哝着坐起来，仰头见一天的星星闪闪烁烁，半轮月儿正将一层淡淡的薄云抹出一圈橙红色的光晕，在中天摆放着三颗耀眼的晨星……啊呀，都半夜时分了！白梅花……哪去了？“噉——嘿！”他转着圈儿吼叫几声，除了静谧的夜空里传来几声悠然空洞的回声和他作答外，哪还有“白梅花”的影子！

“狗日的回咧！丢下我回咧！”

老刘青拍拍屁股和后脑勺上的土开始赶路。虽说肚里的酒劲儿少了许多，可脑仁子却阵阵发疼，两条腿也有点软不拉几飘飘忽忽。

下一道坡又拐一个急弯便进入了去七里河那条盘山小道。老刘青忽影影绰绰发现前面蹒跚摇曳摇晃晃地走着一个人。肯定

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年轻人哪能这么走路！而且……一准是七里河人！老刘青这么一想，心里很兴奋，他一边紧迈脚步一边张嘴高声大喊：

“喂，那是谁呀？站住等等，咱相跟着走！”

那人似乎耳背得厉害，那么大的喊声竟毫无反应，仍在摇摇晃晃地走。

“日你妈的听见没？站住！”

等老刘青紧跑几步赶上去，那人忽然极为敏捷地向上一跃，在空中翻个跟斗便“叭”地趴在了地上。

“呵！”老刘青乐起来，“真好功夫！咋，跌死咧？”

那人不吱声仍不起来。老刘青想看看究竟是谁在跟他逗着玩，猫腰一瞅——妈呀，狼！

老刘青的头皮“沙”地一麻，肚里的残酒全吓没了。他朝后打个踉跄，差点摔个卵蛋朝天。

活了六十大几，老刘青见过的狼多了，可用两条后腿直立走路蛊惑人的狼他却是头次见。那狼大如牛犊，瞪一双蓝幽幽鬼火一样的眼睛，用粗壮的尾巴“叭叭”地摔打着地面，击起呛人的尘土，脖颈的一大圈沙杆子长毛乍起像只凶恶的狮子，扯到耳根的大嘴一张一合露出颗颗尖细疹人的牙齿，“嗒嗒”地打着响嘴拦住了老刘青的去路。

狼一般情况下很少主动袭击人，特别是在这初夏之际，天气已热，它要冒一旦受伤就会化脓危及生命的危险，何况所选择的对象又是这么魁梧的大汉，这就更为少见。很显然，眼前这条正在施威的狼无疑好长时间未曾进食，已饿到饥不择食的地步了。正是这种冒险的心理，陡然赋予了这种似狗一样的畜牲超常的力量和凶残。

深谙狼性的老刘青不由双腿发颤，上下牙齿“得嗒得嗒”像那畜牲一样亦打起响嘴来。他胆怯了。他很想扭头跑回乡政府去，可

那样做就会让狡黠的狼将你心里的老底儿看个一清二楚，猛扑上来一口咬断你的喉管！

你个没良心的“白梅花”！扔下我跑了，要是有那串铜铃在，这畜牲不夹了尾巴逃跑才怪呢！

老刘青进退两难，心里骂着大青骡，只觉得冷汗簌簌地顺着脊梁直往屁股沟流，两条腿颤得又酸又困，只好蹲了下来。于是人与狼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这是对耐力与意志的冷酷考验。

起风了。空空荡荡的风迈着轻盈的步履从沟谷深处漫卷而上，轻轻地摇撼着每一棵刚刚吐出银灰色小叶的沙棘，发出似水流淌的唰唰之声，这风也像个贪玩淘气的小孩，将去年秋天枯黄了的草叶含在嘴里，吹奏出断断续续似有似无的呜呜声。月亮忽明忽暗地在薄薄的云层中静静穿行，给地面投下忽明忽暗的阴影。周围山坡上的灌木林里响起几只山鸡睡梦中被骚扰的呢喃声，短暂而模糊。似乎仍是刚才那只猫头鹰不知从什么地方飞回又落到附近什么地方，“嘎咕嘎咕”透出难以压抑的兴奋，让喉咙急速抖出一连串尖亮而清晰的鸣叫，骤然使这山里的夜晚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恐怖。

老刘青忽想起小时候西隔壁“三瓦猴”在白草地被狼吞吃的情景来。那个短命鬼如果活着的话，也是他这把年纪了。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七岁的“三瓦猴”正和他妈在一个坡上割谷，忽从灌木林里蹿出一条苍青色大狼，一口咬住他的脖颈拖到白草地。那时候的刘青正爬在不足两丈远的一棵山榆上掏喜鹊窝里的蛋，眼睁睁瞧着那狼将“三瓦猴”放于地上，伸出前爪只那么轻轻一划拉，“三瓦猴”的肚子就滚出一团青灰色的肠子。那狼则将脑袋窝进破裂的肚子里，撕肉嚼骨的声音清晰可闻。等“三瓦猴”的老妈呼天抢地跌跌撞撞跟几个汉子跑来时，那狼伸出被血水染红的脑袋，在“三瓦猴”的屁股上只那么轻轻一啃，皮肉撕去一块，胯骨与尾椎骨便洁白如

雪地显露出来。等人们跑过去，那东西早如脱弦利箭，眨眼就不见踪影……

老刘青觉得自己的肚子也“噗”地一声爆裂了，也滚出一团又腥又臭的肠子，由不得一阵恶心，张嘴“哇哇”地干呕起来。

趴在地上正施威的狼着实被老刘青猛不丁莫名其妙的举止唬得够呛，它顾不得甩尾巴打响嘴，就地一滚蹲坐起来，歪斜着脑袋警惕地观察着眼前这个奇怪的人将继续搞什么鬼名堂。

狼的神经质让老刘青差点笑出声来，于是那害怕与胆怯也就自然减了三分。他觉得嘴里很苦，从兜里摸出一支烟一盒火柴。随着“嚓”的一声和亮光的闪现，那狼的喉咙里发出惊恐的呜咽，夹起尾巴球蛋蹦出好远。可当火柴被风吹灭的时候，它又慢慢怀着疑虑以及被愚弄的愤怒蹭了过来。

此后好大阵功夫，老刘青一直用划火柴跟狼玩着游戏。半盒火柴划完了，狼也被老刘青单调乏味的鬼把戏撩逗得怒不可遏，迫不及待，一边龇开嘴发出低沉而恐怖的嚎叫，一边围着老刘青兜起圈子——这是狼向猎物发动攻击的最初征兆。

老刘青的后背又开始往出渗冷汗——因为他对狼这一招的厉害那是再清楚不过了！被猎者只要稍有不慎露出些许破绽，即会被扑杀，即使被猎者具有百倍的警惕与少有的机敏，在与狼的不停旋转中终会因心神高度紧张头晕目眩而很快将体力消耗殆尽，不用攻击自己也会倒下来。一头强健的公牛也难逃厄运。

果不其然，老刘青盯着狼——何况他中午又喝了那么多的酒——只转了几圈便觉天旋地转，两条腿也扭秧歌似地方寸大乱。就在这当儿，那狼鼓足劲儿猛地腾空跃起，以训练有素的准确性张开大口向他的咽喉袭来……好险！他将脑袋迅捷向后一仰，只觉得下颏一阵火辣辣的疼——让狼的牙齿拉了一道口子，同时有一股特别腥臭的气息进入鼻孔直钻五脏六腑。

狼扑了空，受惯性的驱使射出好几丈远；老刘青怀着恐惧与绝望跌了个卵蛋朝天。就在他跌地而坐的刹那间，他忽然觉得屁股蛋上让什么东西磕了一下，用手一摸，原来是那根缠拧成棒状的熟牛皮绳！他那被恐怖与绝望的阴云笼罩着的心空突然吹来一股清新的风，闪起一道耀眼的光！

旧社会骑大马、挎盒子炮的人很让老刘青眼馋，那时要不是老爹刘四爷寻死觅活硬要将他留在身边这山旮旯里，骑大马挎盒子炮的瘾他早就过过了，说不准如今……要么撒骨扬尘做了枪崩鬼，要么熬成气候做了共产党的大干部了。既然好事难成，只好降格以求，在村里先当民兵队长，后又当生产小队长、治保主任、村委主任。官没做大，可骑大马、挎盒子炮的瘾一丝未减。可惜村里的那些马都是些死毛打蛋的小爬山马，让人瞧了都晦气！挎盒子炮呢，别说没那东西，就是有你也不能挎，犯国法呢！于是他就独出心裁，骑大骡，挎皮绳！虽说如今有本事的人都坐扁蛤蟆小汽车，但那东西犹如夏日的屎壳螂遍地都是，坐那东西的人也就像五黄六月的臭山药蛋，既不怎么尊贵也不怎么引人注目了。物以稀为贵，倒是他骑着大骡，哗哗地响着一串铜铃，走哪都先声夺人威风凛凛，让人啧啧连声仰首而视。现今的大青骡“白梅花”是他的第六任坐骑了，它跟它的前任们一样为他赢得了响当当的声名。至于那条拧缠成棒状被日月打磨得油光锃亮的熟牛皮绳，则从未换过，几十年一直在他的屁股上晃荡着蔑视一切的傲气。土改时他曾用它将那些该死的地主老财抽吊上村庙的大梁，“文革”时串蚂蚱一样拴过那些“牛鬼蛇神”。即使像“三板筋”伍渊那样的贫下中农，也曾被它捆个屎一股尿一股，三魂出窍六神无主。

大青骡与牛皮绳给予了老刘青威严与力量，使得七里河的山民们在他面前个个像被打怕的狗，连目光都明显地流露出卑怯……

“我日死你妈！”

老刘青像是突然被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似的。他吼叫一声，迅捷地解下屁股上的牛皮绳，在它的一头绾上圆圈活扣，然后在空中呜呜地抡着，瞅中又围着他兜圈子伺机再次攻击的狼的脑袋“唰”地抛出去。活扣准确地套住了狼的脖颈，只是绳圈儿绾得大了些，那狼受惊猛地向上一蹿，感觉就要钻出去了，他使劲一抖手腕，终于套住了那畜牲一条后腿，尔后抡起两臂，一边吼叫，一边左右交替将那狼摔得死狗一样“叭叭”翻滚儿。

那狼万万没想到它的对手会绝处逢生施出这一手来。恐惧和疼痛使它“嗷嗷”地惨叫着，屁门儿一松，瞅中老刘青高压水龙似地喷出一股恶臭无比的稀屎——这是狼惊恐至极的征兆，也是它黄鼠狼放屁一样让生命解脱的恶劣一招。

隔着一层裤子，老刘青都感觉到了灼烫。就在他稍事犹豫两手一松的当儿，那狼掉转身子叼住皮绳，只听“嘎嘣”一声脆响过后，那畜牲便如一团浓黑的影子般“唰”地一声跃入了山道右侧的山谷。

老刘青呆呆地握一小截牛皮绳站立在那里，脑子里突然出现了那狼的一双眼睛里所放出的那种异样的光……而那种光……似乎在七里河某个人的眼睛里见过，是谁呢？

一声猫头鹰的啼叫使老刘青猛打一个哆嗦。他顾不得多想，拔腿就跑。刚拐过一个小山坳，忽见前面幽幽地闪烁着一簇光……妈呀，那畜牲把它的一窝子全领来了！这还有活头吗？老刘青又觉得背上丝丝地往出冒冷汗。可仔细一瞅，不对呀！在夜里狼的眼睛发出的是绿光，这咋是白的呢？莫非是……人？他扎起耳朵，终于听到了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和嘁嘁喳喳的说话声……没错，是人！真是人啊！

“那是谁呀？”他用劲儿吼。

“你是刘青？”——这是支书解三旦。

“爹！”——这是兰兰。

“是我呀！”

老刘青像个娃娃似的鼻子一酸，竟抽抽嗒嗒地哭起来。

原来面壁打坐的刘四爷正双目微垂潜心入定，让自己的灵魂在那无声无息、无短无长、无昼无夜、无冬无夏、无忧无虑、无喜无悲的精神领域里游荡，忽然胎体一颤灵魂复归躯壳，他老人家微启双目瞟一眼洒满朦胧月光的院子，见大青骡“白梅花”正摇晃着脖颈上那串铜铃，兀自低头“嘎嘞嘎嘞”地吃草，可就是还不见儿子刘青回来，觉得不好，喊过来睡得正香的孙女兰兰，让她跑出去喊醒支书解三旦大爷和本家几位哥儿弟兄，拿了手电棒急匆匆上了路……

“兄弟，你这是咋咧？”

“好厉害的狼！”

老刘青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瘫软在了地上。

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狼嚎。